

# 忙假忆趣

文 / 宋叶飞

收费站驻地旁是一望无际的麦田。

刚刚结束的连阴雨,让农民伯伯焦灼的内心,终于平复下来,开始抢种抢收。下班后,站在田垄之上,看着那段忙碌的景象,思绪不禁飘扬到那段曾经专属于农村孩子的快乐时光——放忙假。

我上小学是九几年,老师多为本村的民办教师,教书之余也要兼顾务农。麦熟时节,放娃娃们回家,除了给家里大人帮忙,也能让老师们腾出手脚去龙口夺食,忙假应运而生。

在我的印象里,芒种时节,麦子一天比一天黄。麦田上空,不时飞过一种鸟,口中鸣叫着类似于“算黄算割,算黄算割”的谐音。每当这时,就勾起了大家对忙假的渴望。要知道,那可是十多天不用早起上学,不用熬夜写作业的美好时光啊。于是,我们揉搓着学校路边的麦穗,学着大人模样判断着麦子的成熟度,或是从大人们的闲聊中盘算着开镰的时间,只等的人心里的荒草蹿得老高,教室里也人声嘈杂。直到有一天,听见校长在大喇叭里中气十足地一声高喊“放忙假了”,顿时,整个教室就沸腾了。

那时候,收麦、碾场、晒麦,都是

抢时间的活。在那个联合收割机尚未普及的年代,收麦大都是用镰割。谁家能有头耕牛,夏收就会利索很多,要是能有台拖拉机更让人眼红。对于要啥没啥的我家而言,只能靠人力争分秒夺。

八九岁的年纪,既怕镰刀误伤了自己,又拉不动满载的架子车,只能给父母打个下手,送个汤水,或者跟在屁股后面捡拾遗漏的麦穗。火辣辣的太阳底下,没多会我便被晒得小脸通红,渴得嗓子冒烟。夏天衣服单薄,纵使穿着布鞋长裤,可那刚割的麦茬,在我深一脚浅一脚,东一拐西一扭的步调下,愣是将细嫩的脚趾挂得满是伤痕。

哪怕大人收割麦子的时候再细心,总是难免镰刀遗下的麦穗,加上收假的时候还有上交公粮的任务。因此,在太阳不那么毒的清晨和傍晚,我们就派上了用场。大片大片的田野到处是成群结队拾麦的娃娃,动作娴熟利索,看到麦穗麻利地捡起来,再用剪子剪断麦秆,顺势装进蛇皮袋子。几人合力,不到半晌就能拾一袋子麦穗。拾完自家的责任田,便去搜索临近的地块,以及拉麦时路边挂落的麦穗。那时候,拾麦总是很积

极,除了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,还因为多拾的麦穗,可以找那推着自行车卖冰棍的小伙买根冰棍吸溜着解暑,或是拿去小卖部换成汽水解馋。

收完的麦子上了打麦场。场一般在村边空地,大多时候都是几家合在一块干活。大人们开始摊场、翻场、碾场。待到起风还要连夜扬场,忙得不可开交。

等到晒麦的时候,就成了我们的战场,大人只在边上看着,看着我们拉着木耙耙,时不时在摊平的麦子上转一圈,让麦子翻身,好晒得均匀。到现在还记得赤脚走在热热的麦子上,很是舒服。

晒麦的时候最怕变天。记得有一年,一家人忙活了半早上,把新收的麦子在自家的场摊平晒好,想着太阳好,美美晒上一天就能入囤了。谁知道一家老小刚睡到炕上没多大工夫,就听见轰隆隆的打雷声。只见父亲忽地一下坐起来,喊了声“赶紧起,打雷了!”光着膀子顾不上穿上衣,抄起木耙就冲出家门。母亲带着我们,夹着塑料布,扛着扫把,一路小跑紧随其后。还好,一家人扫的扫,推的推,终于在雨下大之前将麦子聚拢,拿塑料布盖了个严实。往回走的



时候,母亲念叨着,今晌要是睡过了头,今年的麦就光剩出芽了。

那时候,村里都还是坑坑洼洼的土路,只有麦场是比较平整的,因此麦场在农闲时节,成为村里放电影的场所,以及一众孩子们学习自行车的练车场,一年到头,热闹非凡。

再后来,随着联合收割机的普及,紧张的夏收一去不复返。主人家站在地头一指地畔,几亩地的麦子,弹指间成了干净的麦粒。即使在村

里见到有晾晒的麦子,也不在场,都是在自家门口的水泥路面上,跟前搂麦的,也都是佝偻着腰身的叔伯辈们,再也见不到放忙假的小孩。娃们不用再顶着烈日送汤饭,大人们也不再挥镰割麦,打场碾场。昔日热闹的场,也是要么复耕,要么成了庄基地。忙假,失去了存在的意义,而放忙假,以及忙假里的人和事、场和景,却成了我们那个年代人的永远记忆!

(作者供职于澄城管理所)

# 高考往事

文 / 李虎

初夏的季节,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气息,又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,辛苦十几年的学子们已经结束战斗,难得休息,十年寒窗真不容易。

真是时光是容易把人抛,又是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。回想当初我也曾经参加过高考,不过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,狼狼鹅狗(Long long ago),不过到现在还依稀记得。

高考自古以来都是人生大事,看看范进中举的故事,看看我国上千年的科举制造,就知道有多少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我们那个年代高考招生比率更低,所以压力更大。

但是当时我有点像个局外人,或者一个群众演员,或者一个陪练。没有苦大仇深,没有泰山压顶,没有过多的期待,没有皇国兴废在此一战的决绝。

我当时是在西安市三中高考,考了三天,离家也挺远的,差不多五公里。居然家里人都没有人陪我去考试,一次都没有,也没有给我加个餐增加点营养什么的,什么都没有。

没有人陪,也没有出租车接送,每天都是自己骑着自行车去。回家也没人问我考咋样?发挥得如何?究其原因,我属于艺术类考生,学画的,高考成绩要求不高,还不到正常分数线的一半,我们比拼的是美术成绩,但是文化课不过关也考不上。这个对我来说不是问题,我是正规高中读下来的,文化课对我来说没有太大压力。

记得我那个教室的考生全部是学艺术的,有的不到半个小时就交,有的没几分钟就开始趴着睡觉了。我记着有一个孩子十分钟就交卷,老师还劝他,你再检查检查,你再看一看,这决定一生命运的。孩子还是义无反顾地交了,你管得着吗!

学艺术类的奇葩非常之多,那是形形色色,三教九流,72行云集。半个小时交卷的孩子,很多题他们根本就不会,答不出来,不交白卷就行。有些学艺术的孩子从小就没怎么正规上过学,准备卖艺,还要求什么文化,有的孩子连20分都考不了。我毕竟正规上了12年,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,在艺术类考生里面文化课那是鹤立鸡群。

我做完题也东张西望,记得看到考场里面一个女孩特别的清纯。她那种气质一看就是搞艺术的,装不出来。我记得那身材特别地苗条,我是从背后看见的,从侧面观察的。人家是那种瓜子脸,比瓜子脸还精致的鹅蛋脸,现在叫巴掌脸。系着一个高高的发髻,脖子非常的细长,光滑白皙,背板都直,一看不是学芭蕾的就是拉小提琴的,搞别的没这种气质,特高雅。以至于后来都影响到我的审美标准,只可惜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她,惊鸿一瞥,匆匆那年。直到现在,我看见这类女孩还是特别上头,方寸大乱。

这个标准那是相当地高,毒害我也是很深。其实后来在实际生活工作中,我并没有结识到学芭蕾或拉小提琴的。偶然碰见一两个学二胡的,感觉气质差远了,就有点俗,不像神仙姐姐,一点都不超凡脱俗。

我出神地张望几分钟,又开始做题。尽量答完试卷,才缓步离开考场,这时候考场里所剩无几,几个监考老师跟城管似地瞎转悠,可能寻思这孩子还挺特别的,能坚持到最后,功力很深,怎么来这儿了?

人一旦降低标准,压力就会减少,我当时的平和大体源于此。虽然我的父母对我期望也很高,也不希望我卖艺,也不希望我漂泊不定,也希望我有稳定的生活,最好学而优则仕,光宗耀祖。

很多年后,我终于深深理解了父母,也更加理解那些为高考拼搏的孩子们,他们的压力来源于标准太高,上升通道太窄。真的没办法,几千年来我们国家都是这个样子,苦大仇深,家国希望集于一身,以至现在的高考压力还是下不来。减压不是一句话就能做到,站着说话不腰疼,几家欢乐几家愁,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。

孩子压力虽然大,但还不是最大的,其实好多父母的压力比孩子还大,可怜天下父母心。高考季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,有的家长无法接受现实,无法接受自己孩子和别人家孩子的对比,甚至突发心脏病送医院急救,呜呼哀哉。

作为涉世未深的孩子能够理解吗?能不努力吗?作为曾经在两个世界穿梭的人,作为高考生的亲历者,我也深有同感,孩子们太不容易了。

缅怀高考,纪念中国科举制度一千年。时间太过遥远,很多细节已全然模糊,但是那种感觉仍在。

追忆往事,曾经闲云野鹤的我,这一切还能回来吗?

(作者供职于白河服务区)

# 十字绣里的中式浪漫

文 / 吴锦瑶

图 / 王凯强

## 看忙

文 / 燕蒙



前几日和母亲聊天,才得知近日是收麦子的季节,住在城里的这代好像早已把芒种时节收麦子种玉米这件事忘干净了。小时候芒种时节是最快乐的时光。我们周至有个习俗,快到收割麦子的时候,亲戚会带着礼品互相走动,俗称“看忙”。听舅舅讲这个习俗在他们小时候就有了,那时候人们生活条件比较艰苦,无论是交通还是信息都不发达,亲戚为了保持联络每年走动两次,一次是过年,一次就是芒种。芒种走动,一是看望长辈,二是关心麦子的收成,这时候就会准备好丰盛的饭菜待客,小孩子吃到平时吃不到的东西自然是快乐

“看忙”也就成了童年快乐的记忆。

“看忙”属于我们小时候的记忆,虽然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,但那时候的讲究却把艰苦的记忆变成我们独一份的浪漫,定格在那个时代,刻在我的心中。

(作者供职于阎良管理所)

## 从“看麦熟”到“送忙罢”

文 / 万荣

进入公历六月,不经意间,头顶上就多了一种鸟儿,它们不分昼夜掠过天空,飞过烟雨斜阳,口中不停地叫着“算黄算割”。

公公就说,芒种快到了,麦子要搭镰了,算黄算割都来了。出嫁的女子也该给娘家“看麦熟”了。丈夫答应,城里人又不种地,看啥麦熟哩?公公不以为然,看这娃说的,不种麦子就不“看麦熟”了?这是个讲究,也是个文化传承。原是让人敬畏天地之道,重农事而丰五谷稼穑。说到底,也是四季八节、亲情联播,尊老爱幼、常回家看看。丈夫调皮着回答,父亲大人言之有理,我们遵遵教诲。我听得满心欢喜,盼不得立即回娘家。于是和丈夫商议,利用休假日,去给母亲“看麦熟”。

按关中地区风俗,“看麦熟”是与“送忙罢”成对应关系的门户礼节。所谓“看麦熟”,就是每年小满之后,小麦进入快速成熟季节,已经出嫁的女儿,必须备好四样礼,诸如烧酒、副食、切得非常精致规范的肉吊子等,于芒种之前,择日专程带着女婿回娘家。说是“看麦熟”,实则是庆丰收,孝敬父母,表达“上口衙门”缺少扛硬劳力,女儿女婿届时定当全力以赴,女婿顶半子

之说,由此可见,所谓“送忙罢”,则又倒过来,待到夏至夏收秋播完备,农事稍闲,岳丈岳母也要备好四样礼,诸如凉席、夏衣、水果副食等,择日专程给女儿女婿回个礼、过个节。名义上是“送忙罢”,表达对女儿一家人的祝福。

和许多城里人一样,我们虽然生活在城市,但根深蒂固的农耕文化基因却深植血脉中。“看麦熟”与“送忙罢”已然成了约定俗成的礼节。

休假前夕,我们提前约好两个姐姐,备好四样礼,第二天一大早就带小女儿直奔西安的娘屋。

那一天,我们没有在饭店用餐,也没让母亲在家里张罗。而是拉着母亲去白鹿原摘樱桃、游阡陌、吃农家乐。就是想让母亲感受一把女儿给她“看麦熟”的祝福。

那日,原上原下,川原竞秀。黄绿相间,美不胜收。黄的是一道道金灿灿的麦田,绿的是一方方郁郁葱葱的樱桃园。一颗颗麦穗饱满,风一吹,向我们频频点头致意。一束束樱桃红似玛瑙,掩映在如盖的绿荫下珠烁晶莹,秀色可餐。这一枯一荣、黄老与青春相间的物语向人们诉说着生命的

春华秋实、枯荣向美,霎时有了一种踏实感、幸福感。丰收的喜悦,对自然的敬畏,在纯净的庄严感中油然而生,那一刻,我参悟到中国农耕文化的滋润和浪漫。

再过几天,就是农历夏至,夏至第二天便是端午节。母亲从西安打来电话,说往年端午还正收麦呢!今年有个闰二月,麦子已然收毕,夏至和端午也撞到一块儿,她正好借端午放假给我们“送忙罢”,凉席、凉垫、香包、香药,以及给娃的凉鞋、夏衣都已置办停当。问我还需要啥?我说:“不需要,去年送的凉席凉垫都好好的,花那钱干啥?”母亲说:“这是个讲究嘛,也是个美好的寓意,这钱必须花。”我心悦诚服应道:“好,到时候我亲自下厨,给咱包粽子,炸油糕吃。”母亲笑回:“就是,宁忙一年,不忙一节。”

夏至之至,白昼至长;端午之端,端午正阳。从芒种到夏至,从“看麦熟”到“送忙罢”,中国人的讲究,不只是丰收守望、炎凉有知,尊礼崇义、祛邪拒毒,而且还是生命轮回、行稳致远,历久弥新、继往开来的文化传承和浪漫精神。

(作者供职于高陵收费站)

## 今日时兴送健康

文 / 董邦耀

现时,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,平时吃饭丰盛得就像过年,通常请客都会客气地说:现在,谁还缺吃一饱饭,主要是见见面,聊聊天,不在乎吃什么。于是,请客吃饭变成送健康的项上应运而生。省去了繁文缛节和客套,二三好友根据相同的喜好相约而行,互相送“流汗”、送“愉悦”,或送“保健”,既保养了身体,又增进了友谊,身心愉悦而轻松。

送“流汗”:室内健身,中药熏蒸与汗蒸,砭石汗蒸,打球,爬山,踢球,瑜伽,骑行;送“愉悦”:图书,踏青,伴游,唱歌,观展,朗诵,观影,竞赛视频号和抖音;送“保健”:按摩,徒手疗法,头疗,养颜,扩脚,修脚,采耳,修甲,保健品。

身体是革命的本钱,健康是人生的财富。我们所拥有的最大的财产就是健康。你的身体,只有自己珍惜爱护,别人是帮不了的。我想多活些年,早在二十世纪初,就接触到了“治未病”的中医理论,自然,也就接受

了治未病的中医治疗观点,以及顺应健身养生的趋势。尤其是退休了,有了更富裕的养生时间,时不时被老友约去体验一些养生项目,自己也将适合的项目和保健品介绍给老友感受一下。

那天早上,按约定时间,我开车先接上战友高总玉泰,再接上刘局科芳,让他俩去“氧发堂”中药发疗、头疗,解决顽固性头疼、掉发,促进头皮血液循环,改善头疼,睡眠记忆力衰退,舒筋通络,保持头皮通透,增强毛囊对血液养分的吸收,不断生成黑色素,缓解白发生长。

氧发堂的梁老师和技师小赵、小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仨。躺在按摩床上,一股浓郁的中药甜香扑鼻而来……我见梁老师和小赵技师,娴熟的手法用中药水给刘局和高总洗完头发,又在给他俩按摩肩颈,可能俩人都被按摩得很舒服、惬意,只听微鼾袅袅,昏然睡去。待整个程序结束,刘局说,还没有这么放松过,俩人都说头不晕了,肩背不疼了,感到轻松了许多,体会到“中药头疗”立竿见影的效果。我也认真回忆了一下,经过前一段时的治疗,一直难以入眠的我,每到晚上就睡得睁不开眼,因而,昨天晚上应完成的此稿,今天下午才交稿。

走出氧发堂,已到午饭口,我说,咱们去龙凤山吃农家乐吧。刘局和高总表示同意,说他们还没去过。市区离龙凤山只有20分钟车程,山峰高低错落有致,满山郁郁葱葱的树木,清清溪流,幽深水库。刘局触景生情,深有感触地说,这是个难得的好地方。

下午三点,是与“徒手疗法”王大夫见面的时候了。所谓“徒手疗法”,是用手点穴按摩、有针灸的感觉,还可以正骨、复位。王大夫是修行人,给朋友治病,是在积德行善。我让刘局第一个上了按摩床,他说就是腰椎疼,

别的没有啥。王大夫看了他的气色和舌相,告诉他不光是腰椎间盘的问题,还有肝虚、火旺、颈椎疼痛;而且,工作压力大,身心处在紧张状态,需要打通心包二脉、疏理肝脾、疏通气血。刘局说就是的。他俩一开始是说,按摩着,渐渐地不见刘局发声了,而是鼾声大作……待按摩结束,刘局也结束了鼾声,幽幽地说,很不好意思,上午睡一觉,下午又睡一觉。没觉着你按摩腰椎,腰椎却不疼了。王大夫说,见你很劳累,刚才专门多按了按管睡眠的穴位,让你放松,多睡会。也多按了按管腰椎的穴位,不一定按腰,效果却是一样的。待我按摩完,照了照镜子,长年伏案写作造成的驼背,经过前些天王大夫的正骨,也挺直了不少。

一天的身体调理,让人感慨万千。大自然、社会、人体、万物均需要清、调、补。只有天地人合,保持健康,和谐共生,生活才会更美好,微笑才会更长久。

